

## “小柯”秀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免疫》

## 干扰素非依赖性 STING 活性介导抗病毒反应和肿瘤免疫逃逸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Nan Yan 研究团队发现，干扰素非依赖性 STING 活性介导抗病毒反应和肿瘤免疫逃逸。7月7日，《免疫》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研究人员构建了 Sting<sup>IS365A/S365A</sup> 突变小鼠，可精确消除 I 型干扰素(IFN) 依赖性活性，同时保留 STING 的 IFN 非依赖性活性。

尽管缺少 STING 介导的 IFN 反应，Sting<sup>IS365A/S365A</sup> 小鼠仍可抵抗 HSV-1 感染。这挑战了主流观点，并表明 STING 通过不依赖 IFN 的活动控制 HSV-1 感染。转录组学分析显示巨噬细胞和 T 细胞中 STING 具有广泛的不依赖 IFN 的活性，而 T 细胞中 STING 的活性主要与 IFN 无关。在小鼠肿瘤模型中，肿瘤中的 T 细胞经历了实质性的细胞死亡，部分由 STING 的 IFN 依赖性活性介导。

研究人员发现肿瘤能够诱导 T 细胞中 STING 介导的细胞死亡，从而逃避免疫控制。这些数据表明，哺乳动物 STING 具有广泛的 IFN 非依赖活性，这对于限制 HSV-1 感染、肿瘤免疫逃逸以及可能的适应性免疫也很重要。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jimmuni.2020.06.009>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http://paper.scienccenet.cn/AI/news/>

## 俞书宏：高质高产的“秘诀”是什么

(上接第1版)

“后塑料时代，生物材料安全环保，很有前景。”俞书宏说，现在材料领域国际竞争激烈，希望能尽快把成果转化向应用拓展。

受老师影响，学生高敏锐也从事了应用基础研究。俞书宏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一篇好文章如果放到100年后，不知道还有没有用；但如果好好发展，现在就可以有用。

今年5月，俞书宏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他说，国家为基础研究投入这么多经费，希望能创造出一些实用的新型材料，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多做点贡献。

## 科研是场马拉松

科研是场马拉松，凭借导师激发出来的勤奋，俞书宏坚持了20年。

据学生们爆料，他早上7点多就到了实验室，晚上11点才走，“经常是师母来接才回家”；每年大年三十上午都在，周末也在，只要没出差，肯定在实验室；还有一次，出差回到合肥已是晚上9点多，学生们都回宿舍了，他拖着箱子去了办公室。

俞书宏自带天生的紧迫感，连走路都比别人快。“经常去食堂的路上被他从后面超过。”博士后管庆方说。开组会时，他最常用的开场白是，“时间过得好快啊！”开学时他掰着手指算账：马上就要中秋、国庆放假，然后就是元旦，很快就要过年了。虽然自己是工作狂，但如果学生晚上找他讨论问题，他会反过来叮嘱学生早点休息，不要熬夜。

“在我们组待过的人几乎都会被俞老师打动，对自己提高要求。他在工作态度上为我们树立了一辈子的榜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刘建伟说。

俞书宏培养了80多名博士毕业生，在各大高校任正教授的有30余人。每次碰到这些学生，俞书宏都鼓励他们要敢于做更长周期的科学研究。

“不断推出新材料体系，不断发表高水平论文，高质高产的‘秘诀’是什么？”记者忍不住发问。

俞书宏说，他的科研理念是对一个问题深挖、摸透，鼓励学生多做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多做文献调研，不漏过任何一篇与课题相关的文献，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和聚焦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招生时，俞书宏比较看重科研态度，因为“未来可能要做好几年艰苦的工作”。在《科学》发表关于珍珠母论文的第一作者茅瓈波在实验室呆了7年，只发表了两篇论文。

俞书宏也曾担心他们万一毕业了怎么办，要不做好点别的工作。倒是学生反过来安慰他不要着急。碰上这样的学生，俞书宏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 没兴趣的别来

俞书宏研究组还有一个特色：博士后特别多，有十多位。他们博士毕业后“滞留”的原因几乎一样：为了继续把工作做深入、完整。

今年，课题组延续珍珠母的设计理念，研制出一种“又轻又强”的天然纳米纤维素材料，密度仅为钢的1/6，强度、韧性却远超传统合金、陶瓷和工程塑料。文章第一作者正是博士后管庆方，他的故事则需从本科阶段讲起。

大学三年级，管庆方上了俞书宏的“纳米材料导论”课。在这门课上，俞书宏通过布置作业，让学生们接触一些科研软件和工具。例如，他为每人分配一篇英文文献，读懂之后按正规论文格式改写成中文论文，并用SCI官方软件EndNote插入参考文献。

这种形式令同学们大开眼界，“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管庆方从此走上科研道路。

给本科生上课，俞书宏是认真的。一次他欲去成都参加学术会议，学生们都以为不上课了，结果他如期出现在课堂，下课后再从合肥赶到南京，搭乘晚班飞机去成都。

本科生上好课还不够吗？为什么要训练写论文？“上一个好大学只是起点。”俞书宏说，本科毕业才是人生的十字路口，选对了则前景光明，一定要按照真正的兴趣选择职业。中国科大的学生可以早一点进实验室体验，前提是真正对科研感兴趣，如果不是建议别来。

为了培养学术基本功，除了翻译“看不懂”的学术论文，他还鼓励本科生听“听不懂”的学术报告。

“听报告对本科生来说非常重要，不要因为听不懂就放弃，说不定会改变人生。”俞书宏笑称。

## 最古老赭石矿见证人类开采活动

**本报讯** 一个手擎火把的年轻女子半蹲着，在一条地下廊道里蜿蜒而行，烟灰熏黑了头顶崎岖不平的峭壁。在黑暗的洞穴中，她在一堆堆石头的指引下越走越深，终于窥见了自己的目标：火光照耀的墙壁上一条血红色的岩脉。

1万年后，人类再次看到了它。几年前，潜水者再次发现了这种血红色的岩石——一种被称为赭石的珍贵深红色矿物。这些发现者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批回到这些现已被淹没的洞穴中的人。科学家已经确认，该遗址是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一个沿海洞穴系统的一部分，是西半球已知最古老的赭石开采地之一。

从中美洲丛林到非洲草原，赭石被用于岩石艺术、人体装饰、鞣制兽皮甚至制药，是一种人们不遗余力想要得到的珍贵矿物。“对闪亮的红色事物的喜爱是人类的共性，这就是人们买红色跑车的原因。”未参与该研究的美国怀俄明大学考古学家 Spencer Pelton 说。

新发现的遗址由3个洞穴组成，这些洞穴约7000年前被上升的海水淹没。2017年，潜水者在其中一个洞穴深处探索时，注意到一些破碎的石钟乳和石笋、奇怪的岩石堆、坑坑洼洼的石壁和地面，以及头顶熏黑的岩石。这里距离洞口数百米，自然光无法穿透。

2018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地质考古学家 Eduard Reinhard 和潜水者来到此地。他们一起确定了数十个矿坑和矿沟，并将其作为采矿活动的证据。他们将该遗址命名为 La Mina，西班牙语中意指“矿山”。放射性碳测年显示，最早的矿床是1.2万年前留下的，最年轻的矿床是1万年前留下的。通过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木炭的微小碎片，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烟尘来自当地树脂含量高的树木，它们很适合做火把。

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进展》上报告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古代矿工挖掘的是质量极高的赭石。领导这项分析工作的密苏里大学 Brandi MacDonald 介绍道，矿工利用洞穴中的

材料制作挖掘工具，而不是从外面带进这些工具。“他们搬下石钟乳，用其粉碎石灰岩。”

2007年，研究人员在不远的另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具12500年前的古代美洲少女遗体，取名为Naia。因为Naia的存在，考古学家知道了包括这个年轻女性在内的古人曾进入这些洞穴。MacDonald说，现在科学家可能搞清了原因。

没有证据能解释矿藏是如何被利用的：炎热潮湿的雨林环境使大多数考古线索都消失了。MacDonald猜测，除了装饰，这种赭石异常高的砷含量可能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驱虫剂。不管用途是什么，这座赭石似乎在发掘了大约2000年后，在海平面上升淹没洞穴之前就被废弃了，目前尚不清楚采矿活动停止的原因。

研究南美洲岩石艺术的美国人类学家 Christopher Davis 说，这项研究对了解人类与赭石长期以来的特殊关系是一个补充。Pelton 表示，研究结果还表明人类愿意为得到赭石冒很



一名潜水员在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一个有1.2万年历史的赭石矿内考察。

图片来源：CINDAQ.ORG

大的风险，“人们真的被这种物质所吸引”。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a1219>

## ■ 科学此刻 ■

## 癌细胞竟能“化敌为友”



科学家用小鼠研究癌症免疫治疗新途径。

研究人员如今发现了侵袭性乳腺癌细胞避开免疫系统转移或传播到身体其他部位的新机制。这有助于开发靶向该过程的治疗，阻止或预防乳腺癌转移，并减少死亡。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细胞生物学杂志》。

自然杀伤细胞（一种免疫系统）可通过诱导癌细胞死亡从而限制其转移。但患者的癌细胞仍会转移，因此必定存在不为人知的逃避途径。

因此，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Isaac Chan 及同事，在实验室中实时研究了自然杀伤细胞与侵袭性乳腺癌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显示，转移性乳腺癌细胞可以重编程自然杀伤细胞，使它们停止杀伤癌细胞，反而协助其转移。

Chan 说：“该研究确定了癌细胞拉拢利用免疫系统的新策略。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或逆转自然杀伤细胞重编程，可能会带来一种阻止转移和减少乳腺癌死亡率的新方法。”

“我们的研究显示自然杀伤细胞可选择性地靶向启动转移过程的细胞，并揭示了癌细胞诱使免疫系统协助它们的途径。该研究还凸显

了多学科癌症研究的力量。该项目联合了肿瘤内科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专家了解肿瘤转移的机制。”论文通讯作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Andrew Ewald 说。

借助分子表达谱和计算分析，研究人员能够描绘免疫细胞与癌细胞之间每种疑似分子间相互作用，并识别可能调控细胞间通信的相互作用。当研究人员阻断这些抑制信号时，自然杀伤细胞会继续充当“好人”，并不断清除

癌细胞。研究人员在论文中也描述了在乳腺癌转移小鼠模型中逆转这一重编程过程的新免疫治疗策略。

研究人员表示，其他癌症类型可能也涉及这一过程。靶向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治疗也可与刺激 T 细胞对抗癌症的现有免疫治疗联合使用。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83/jcb.202001134>

## 新技术实现开窗降噪

格栅上，窗户外侧有一个传感器。如果传感器检测到建筑物外部的噪声，扬声器便会发出和该噪声频率相同、声波相反的“噪声”。因此，“反噪声”和被检测到的噪声相互抵消，从而降低进入室内的噪声污染——甚至在窗户打开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

在测试中，研究人员将该设备置于一间模拟室的窗户上，并在两米外通过一个扬声器播放公路交通、火车和飞机的噪声。室内的 18 个麦克风检测到噪声控制设备启动前后

的噪声变化。作者发现，频率高于 300 赫兹的声音（如公路交通和火车噪声）最高下降了 10 分贝。

这些结果表明，这种设备成功降低了通过打开的窗户传输的噪声。研究人员希望可以利用该设备，在窗户打开的情况下，一边降低传入室内的噪声水平，一边保持室内通风，从而改善城市居民健康。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0-66563-z>

## 数学论文造假“触目惊心”

(上接第1版)

这充分说明了审查数学论文要非常严谨，横跨时间长，难度很大。数学论文短则十几页，长则上百页。对于水准很高、难度很大的数学论文，审稿人只有真正明晰，了解其中精神实质，才能判定它的对错。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很多时间。

再比如费马大定理，虽然它的表述比较精炼，但其思想和推演有着很多创新的亮点。当时在国际上找了6位该领域的专家，将其推演的过程分为6个部分，最后才得到验证。

但现在，我们常常处在躁动的状态，大家都希望短平快，尽快出成果。审稿人也希望自己做出更多的成果，不太舍得花费大量时间评判别人的文章，找审稿人有时也很困难。

当然，在同行评议上造假，是非常恶劣的。

《中国科学报》：国外在审稿方面是什么情况？

杨乐：相对来说，国外比较好一点。其一，国际上真正比较好的数学期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挑选评审专家，而国内期刊的审稿人常常局限在国内或华人圈子里。

其二，长期以来，国外形成了比较务实的学术传统，审稿人会审阅论文采用的主要方法和步骤，并给出具体的审稿意见。

真正的创新：让世界尖端专家惊呼“没想到”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数学论文很难

阶段的努力，比如三五年左右，能够做出更加具有创新亮点的研究成果？

杨乐：我们不能用计量的办法来代替科研的本质，论文数量并不说明本质问题。科研最根本的、它的灵魂，在于科研工作的质量、有没有创新点、创新点是不是具有普遍价值、能否在其他方面找到比较好的应用。

有些发表的论文有点无病呻吟，不要说永久流传，在当时可能就不被注意。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我们从 20 多年前成立时，就对研究生提出，要注重研究课题的重要学术意义，对研究生发表论文并没有提出要求。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真正的创新是什么？

杨乐：真正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没有想到的一些研究。做这样的研究，就要有自己的思路、途径和方法。你做出的研究工作，拿到国际会议上演讲分享后，连国际上这一领域几位水平很高的专家都表示惊讶，说自己研究了多年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成果，这种创新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科学报》：这种创新是如何实现的？

杨乐：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要打好基础，在导师引导下，进入专门的课题，认真地掌握它的思想、实质和当前动态，再经过努力探索，做出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使其成为博士论文的重要部分。

所以，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科研工作的人门。我们希望每一位博士毕业后再经过一个

阶段的努力，比如三五年左右，能够做出更加具有创新亮点的研究成果。

杨乐：在这 3~5 年里，他要继续对本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思想、方法和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及反复揣摩。这样他的科研能力就会更强，科研水平也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一位博士至少需经过 2~3 次的提升，对

这个领域才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同时对新的动态才更加了解。这样，他就能成为该领域里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我们希望国内每个领域都有这么一批学者，那么中国的科研水平就比现在有了更好的提升。

但现实是，往往一名博士生申请博士后时，

简历里要列出十几篇甚至几十篇论文。但是，这些文章的创新性并不强，并没有能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这些论文数量并不说明本质问题。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数学论文造假现象？

杨乐：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研究人员认真地读了国际上著名数学家的研究工作，但他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了解，并没有十分领会其中本质的含义和意图。

在这个基础上模仿，他把条件放宽一点、过程更细化一些，但是还按照人家原来的框架来做，做完后便宣称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成果。实际上，

这种做法有点像小学生描红。

在一些高水平的学者，比如数学家、菲尔

兹奖得主丘成桐先生看来，这种行为也称为“抄袭”。因为这样做研究工作，其思路、步骤及方法、途径、框架都是现成的，而且这些模仿者并未作出清晰的说明。

我觉得，刚开始做科研工作时，可以做一点这样的工作，但是要有自知之明，一般不用发表，相当于通过练习，把某位数学家的工作了解清楚一点。

如果以后有可以用这种办法做的事情，或者创新性地做一些改变，可以为自己所用。但是，在提到人家的思想、方法和工具时，应该指出该数学家在哪一年、哪一篇文献中已经使用过了。